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乌申斯基教育文选

郑文樾 选编

张佩珍 冯天向 郑文樾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乌申斯基教育文选

WUSHENSIJI JIAOYU WENXUAN

郑文樾 选编

张佩珍 冯天向 郑文樾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申斯基教育文选/ (俄) 乌申斯基著;
郑文樾选编; 张佩珍, 冯天向, 郑文樾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ISBN 978-7-107-17456-8

I. 乌

II. ①乌…②郑…③张…④冯…⑤郑…

III. 教育理论—文集

IV. G40-095.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734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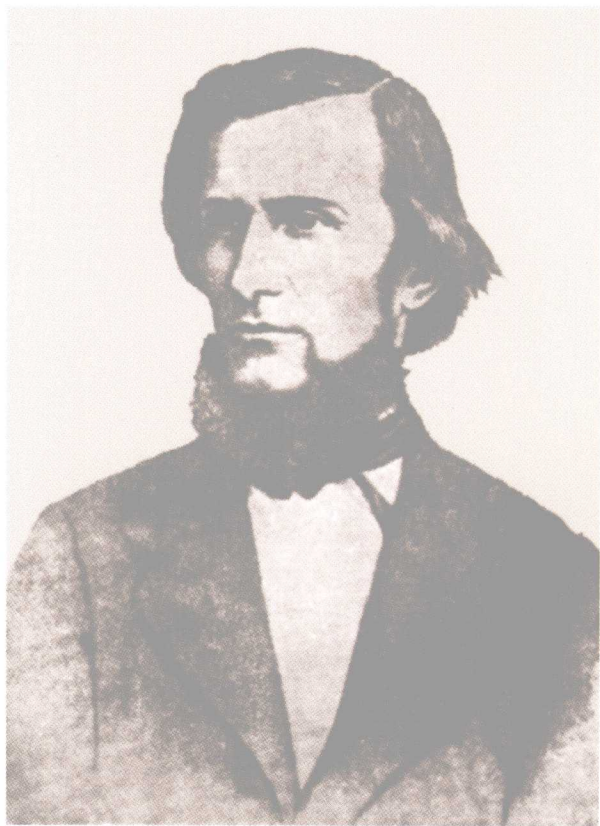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8 月第 2 版 200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1

字数: 376 千字 印数: 4 001~7 000 册

ISBN 978-7-107-17456-8 定价: 28.30 元
G·2063



乌申斯基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Ушинский, 1824—1871)

◆ 本书作者为俄国国民学校和俄罗斯教育科学的奠基人，人们称誉他是“俄国教师的教师”。本书共选译了乌申斯基的 31 篇论文。其中，《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一文阐发了有关教育的民族性思想，在他的教育理论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再版说明

在人类数千年的教育史上产生过无数鸿篇巨制，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许多教育家、思想家、理论家和实践家，通过对人类教育所进行的长期艰辛的探索和严密的思考、审慎的研究，撰写了不少对人类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伟大著作。即使人类历史进入了 21 世纪，这些著作仍然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

本着“服务教育、繁荣学术、积累文化”的宗旨，在原社长兼总编辑叶立群倡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从这些著作中精选了对世界和中国教育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汇编成《外国教育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共 38 种 44 本，自 1984 年陆续出版以来，受到教育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普遍好评，一经问世即已售罄。为满足读者尤其是高等院校教育专业师生教学与研究的迫切需要，我社 2001 年曾从这套丛书中选择了部分书目进行重印，以解燃眉之急。现在，我社决定全面再版这套丛书，在文字和技术上进一步做了编辑工作。热忱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以使之更臻完善。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2 月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毋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年

《乌申斯基教育文选》简介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乌申斯基（1824—1871）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①、俄国国民学校和俄罗斯教育科学的奠基人，人们称誉他是“俄国教师的教师”。

作为一个教育家，乌申斯基具有非凡的教育才干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他先后在雅罗斯拉夫高等法政学校、加特钦纳孤儿院、彼得堡斯摩尔尼学院和国民教育机构从事实际教育工作。在1862年至1867年间，他对德、英、法、意、瑞士和比利时等国的中、小学校、师范学校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真研究了这些国家的女子教育，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并在考察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乌申斯基具有渊博的学识修养和深厚的理论根基，他善于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阐明教育问题，他借鉴和吸取了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等教育家的教育学说中的进步思想。正因为乌申斯基既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又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他写出了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教育巨著《人是教育的对象》。在这部教育巨著中，作者对教育学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进行了周详的论证，分析了人的复杂的生理—心理过程，揭示出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

^①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季刊《教育展望》（1984年总第49期，中文版第1期）提供的综合调查材料，康·德·乌申斯基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国最杰出的二十位教育家之一。

上对教育和教学提出了许多独到和有益的原则。他的许多精辟分析和见解迄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其他教育论著。

二

在乌申斯基的教育理论遗产中，《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一文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乌申斯基阐发了有关教育的民族性的思想。首先，在他看来，教育不同于科学，因为科学反映的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教育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人的性格”^①，它有民族性，是由民族的本性和历史形成的，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特殊教育体系、教育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特殊手段。乌申斯基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关于人的独特观念，这种关于人的独特观念植根于这一民族的社会生活，并且，它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如果说，一种关于人的理想在五十年前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东西的话，那么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这种观念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也会发生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只是“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同一种形象的反映”^②。社会的这种关于人的观念“是社会舆论得以产生的基础”^③，“是社
会对教育提出的要求的特性得以形成的根源”^④。

乌申斯基周详地分析了德、英、法、美等国的公共教育，证明上述诸国的教育都有各自的民族特性。由此出发，他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德国式的教育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教育要培养的是“一般的人”，“某种抽象的共同国家的公民，即属于整个世界的公民”^⑤。这种教育理论还要创立一些万能的、“所有民族都要遵守的”法规。乌申斯基认为，这种万能的教育法规是脱离实际的，他强调，在制

① ② ③ ④ ⑤ 本书第7、49、50页。

订教育方面的条例和法规时，应该考虑到“民族和时代（或历史）的特点”^①，否则这些条例和法规就不可能有活力。^②乌申斯基在分析了德国的教育理论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按德国教育学培养出来的人并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属于整个世界的公民”，而是“最完美的德国人”，^③而“德国的教育学也只不过是德国的教育理论”。^④

但是，乌申斯基在强调公共教育的民族性时，并不否定在各民族的教育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他说，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各不相同的正是教育的基础、目的以及教育的主要方向，至于“教育的某些细节，却可以而且往往自由地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⑤。乌申斯基十分肯定地强调：“可以而且也应当借用别国发明的手段和方式，但却不能借用表现出别国特征的体系。”^⑥可见，在建立和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中，首先应考虑到的是民族的教育特性，在乌申斯基看来，“一个民族的公共教育的特性表现得越明显，它就越能自由地向其他民族借鉴自己所需要的一切”^⑦。他指出：“由本民族自己创造并且建立在民族性基础上的教育体系，具有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民族教育才是民族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积极手段”。^⑧

乌申斯基对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原则的阐释，既不同于当年俄国的西欧派抄袭其他民族的教育制度的主张，也有别于一味排斥学习外国好经验的斯拉夫派。乌申斯基关于教育的民族性的思想固然是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论争的产物，但它在今天也不失其现实意义。一个国家不能按照别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人，无论这制度是多么严谨和周密。乌申斯基正确地指出：“如果教育不想成为无能为力的，那么它就应当是具有民族性的。”^⑨

在谈及发展公共教育事业时，乌申斯基认为，必须激起社会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本书第56、12、84、66、81、80页。

论。他写道：“哪里不存在关于教育的社会舆论，哪里就不存在公共教育，尽管可能存在大量的公共学校。”^①在乌申斯基看来，要激起社会舆论和活跃教育事业，就必须充分发挥教育书刊的效益，使之能够及时反映和推广教育实践的成果，从而使公共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教育书刊一方面确定社会对教育事业的正确要求，另一方面又指出满足这些要求的途径。”^②

三

乌申斯基强调，办好国民学校是贯彻教育的民族性原则的重要措施，他写道：“如果问在哪里应当表现出民族性的话，那无疑是在国民学校里。”^③怎样办好国民教育？怎样对孩子进行教育？乌申斯基不赞成把德国或其他国家办国民学校的一套理论和办法搬到俄国。他批评当时俄国教育界的一种通病：盲目地相信西欧的一套，照搬那些在西欧国家明天将被视作废物的东西。他强调，在考虑如何教育新生一代的问题时，应当注意的是，处于发展现阶段的俄国需要什么？适合俄国历史进程的、适合俄国人民的需要和精神的是什​​么？乌申斯基主张，国民学校应当满足时代和国家的需要，满足人民的需要。他说：“如果我们能为了人民本身的利益而去教育人民，那么人民对学校的看法就会改变，”^④他认为，学校教育和教学有责任加快民族发展的速度，有责任开发民族智慧和充实民族意识。乌申斯基指出：“高质量的国民学校能为人民开辟致富的源泉……它能够增加人民的智力和道德方面的资本……没有这种资本，其他的一切资本就始终是死的；”^⑤高质量的国民学校能够造就“现代人”，“促进科学和生活的结合”。

在具体谈到培养人的问题时，乌申斯基认为，“人道教育”应

① ② ③ ④ ⑤ 本书第 85、98、119、118、114 页。

当先行于“专门教育”。“人道教育”指的是“一般地发展人的精神”，而“专门教育”或“实科教育”指的则是传授科学知识和技能。乌申斯基甚至还提到了各级学校中的教育—教学活动的侧面：“在初等和中等学校里，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人本身，在大学里则是科学，尽管在实现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目标时，我们仍然要学习科学，而在实现高等教育的目标时，我们仍将通过学习科学进行人道教育。”^① 强调在教育的各个阶段上教育和教学活动应当有所侧重，这种思想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在儿童和少年时期，其心灵的可塑性无疑比青年时期大，而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人的心灵塑造的迫切性也更强。显然，有所侧重并非截然割裂，事实上也是如此，乌申斯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一直反对当年俄国实行的教育和教学、德育与智育绝然分离的做法。

乌申斯基教育思想的精华部分之一，是他关于德育的论述。他强调，“道德的影响是教育的主要任务，这种任务比一般地发展儿童的智力和用知识去充实他们的头脑重要得多”。^② 德育的任务是向学生灌输信念，发展孩子的心灵，在学生身上培养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精神、有信念、爱劳动、守纪律、诚实、谦逊和意志坚强等品质。乌申斯基主张，教师必须以身作则，因为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只有在人的个性的直接影响下，儿童才能受到教育，才能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得到发展，“任何形式、任何纪律、任何规章制度和作息时间表，都不可能人为地代替人的个性的影响”^③。这位伟大的俄国教育家主张，德育要贯串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之中，而祖国语言的教学和各种形式的劳动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乌申斯基十分重视祖国语言的德育作用，因为，在他看来，在祖国语言中体现着人民的历史、人民的欢乐和痛苦、人民的道德理

① ③ 本书第259、153页。

② 《人是教育的对象》，上卷，第14页。

想和美的理想、人民的希望以及人民对祖国的态度。乌申斯基确信，祖国语言教学是发展人的精神的强有力的手段。

四

乌申斯基十分重视劳动在人的培养和教育中的作用，他把各种形式的劳动和祖国语言的教学一起看作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这种看法首先取决于他对劳动在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他有一句名言：“人为劳动而生，劳动就是他在人世间的幸福；劳动是人的道德的最好的捍卫者，它也应该是人的教育者。”^①从物质生活来看，劳动创造物质成果，而这种成果自身又构成了人的财产；而从人的精神生活来看，乌申斯基认为，劳动能使人产生一种生气勃勃的内在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乃是构成人的尊严、道德和幸福的源泉。这位伟大的俄国教育家确信：这种精神力量“始终属于劳动者所有”^②，是不可剥夺、继承和收买的。当然，乌申斯基并不否认劳动的艰苦性，他说：“劳动无疑是个重担”，但如果没有这个重担，就不可能实现本来可以实现的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结合。如果一个人自己一生从事劳动，只因为劳动艰苦，便想以自己的劳动使其子女摆脱劳动，那么这个人“实际上一生都在毁灭子女的道德，缩短他们的寿命，使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幸福。”^③在肯定劳动是人的特质和精神生活之必需的同时，乌申斯基强调，这劳动，应该是自由的劳动，是有别于牲口和棍棒逼迫下的黑人的工作的劳动，“不自由的劳动不仅不能从精神上提高人，反而能把人降低到牲口的地位”^④。乌申斯基这种关于劳动的观点的民主主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① ② ③ ④ 本书第 211、126、125、127 页。

乌申斯基说：“对劳动的需求是天生就有的。”^①但是，这种天生的需求既可以被不断强化，也可以逐渐地减弱，而教育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乌申斯基主张，“教育不仅应当发展人的理智和传授给他一定范围的知识，而且应使他燃起从事严肃劳动的强烈渴望”^②。乌申斯基认为，如果一所学校只是教人如何去追求物质生活，那么这所学校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它不是引导人如何走向生活，而是一开始就把人引入歧途”^③。而“为了使人能真诚地爱上严肃的劳动，首先就应该培养他严肃的生活态度。”^④这方面学校和教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自幼时起就教育孩子，别让他“认为他学习只是为了想方设法哄骗自己的主考人，只是为了谋取官衔，而科学不过是一张进入生活大门的入场券”和“走上社会舞台的通行证”。^⑤从实质上看，在乌申斯基的心目中，教育本是追求劳动的手段，绝不能把教育看作是谋取钱财的手段。

培养学生对劳动具有正确的认识，教育学生尊重劳动和热爱劳动——这一切固然都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学校和教师都还应该致力于在学生身上培养劳动习惯，因为任何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严肃的劳动总是艰苦的，没有劳动习惯，就不可能持之以恒。因此，任何一个教师都不应该忘记，他有责任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不仅如此，乌申斯基还强调说：教师的最主要的职责在于“培养学生从事脑力劳动的习惯”^⑥，因为脑力劳动“未必不是一种最艰苦的劳动”^⑦。乌申斯基甚至认为，在学生身上培养从事脑力劳动的习惯，是一种比传授学科知识更为重要的教师职责。教师要想设法使学生习惯于脑力劳动——习惯于思考。教师在授课时，要使学生的注意力处于兴奋状态之中；在指导学生学习时，要帮助学生与困难作斗争，但不应代替他们学习。教师要积极为学生创造进行独立思考——脑力劳动——的条件，同时也要注意使学生的脑力劳动与

①②③④⑤⑥⑦ 本书第141、143~144、144页。

体力活动相互结合起来。例如，在孩子们上课之后，要组织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课余体力劳动：打扫教室、整理花圃或菜园、学习木工或车工手艺、装订书籍、处理家务等。适当而又合理地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乌申斯基最忌讳的是学生“手中无事可干，脑中无事可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头脑、心灵和道德都会受到损害”。^①

五

在沙皇俄国的学校里，教育工作和教学工作是互相分离的，德育和智育互不协调，根本谈不上教学活动中的教育影响或教育活动中的教养影响。乌申斯基批评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他认为，教育过程和教学过程应该相辅相成，两者实质上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的两个方面。德育是基本的和有决定性意义的教育范畴，教学如果不以德育为支柱，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但是，在教育过程中，教学也是德育的“强有力的手段”。乌申斯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悉心研究了教学，尤其是小学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和方法，编写了体现他所主张的教育—教学原则的教材和教学指导书，成为当时无与伦比的小学教学法的创立者。

乌申斯基编写教材和确定教学原则和方法的指导思想是遵循儿童的心理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他认为，儿童的天性需要直观性，“儿童是以形状、色彩、声音、感觉进行思维的”，“谁要是迫使儿童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思维，他就是在徒劳而又有害地强制儿童的天性”^②。根据儿童的心理和思维特点，儿童掌握知识的过程是由具

① 本书第145页。

② 《人是教育的对象》，上卷，第20页。

体到抽象、由表象到思想。由此出发，乌申斯基主张，在编写教材和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力求以儿童周围的现实为依据，这是儿童的知识的“物质性”，没有知识的物质性，不可能向儿童进行教学。除了生动而又具体的直观性以外，乌申斯基认为，教材和教师的讲述应该注意系统性和科学性。以《儿童世界》为例，乌申斯基从儿童所熟知的现象和事物出发，在此基础上，向儿童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介绍现实世界，教儿童准确地观察事物，发展儿童的认识活动和能力。我们再以乌申斯基编撰的《祖国语言》为例。他非常重视祖国语言的教学，他认为祖国语言具有巨大的德育作用，而祖国语言的教学则是发展人的精神的重要手段。他对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有精深的研究。首先，他强调，进行语言教学不能脱离学生的思想。他在“《儿童世界》初版前言”中写道：“谁想要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谁就首先应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脱离思想而单独发展语言是不可能的”。他主张把语文教学、知识教学和思想教育三者结合为一体，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乌申斯基非常重视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能力。他认为，各种科目的教学都应该注意发展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思考力等能力，以培养学生有能力在教师不在身旁的情况下，也能独立地获取新的知识，善于时时处处不断吸取有益的精神食粮。

乌申斯基在教学论上的贡献，还在于他研究了教学的生理—心理本质，分析了注意、兴趣、记忆、想象、情感、意志、思维等各种心理机制，论证了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和利用这些心理机制的必要性，从而提出一系列教学原则（或称教学的必要条件），如：及时性、逐渐性、有机性、持久性、掌握知识的巩固性、明晰性、学生的独立性、适度性、道德性、有益性等等。

乌申斯基在教材和教学方面以及在教学理论方面提出的种种见解和主张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但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十分谦虚和谨慎，他信任教师们的创造性，他说：“教学论不可能奢望列举出所

有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任何教学论和教学课本都不可能取代教员”。这种思想将永远激励教师们在丰富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以自己的实践成果发展教育科学。

六

乌申斯基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他以其卓越的教育科学成就和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当然，乌申斯基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社会发展问题上依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相信宗教，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时而把一些观点牵强附会地与上帝拉在一起，例如：“创世主”使教育的“民族性要素”“深刻而有力地……深入人心”，基督教和自然界、社会生活以及科学一样，也是“人类的伟大教导者”，学校的全部教学和全部生活“都应该渗透理性的、宗教的和道德的因素”，等等。他思想上的这些消极的宗教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教育理论的光辉。但是他反对教会控制学校，主张学校应脱离教会而独立存在，又由于他尊重事实，尊重实践和科学，他思想上的弱点并未妨碍他成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教育家。只要我们善于正确对待他留下的丰富的教育理论遗产，吸取其中大量的精华，扬弃其中虽然为数不多、但也确实存在的糟粕，那么译介和研究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经验，对于发展我们的教育科学理论和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都是不无裨益的。

我们在译介了《人是教育的对象》（上、下卷）之后，又编选了这本《乌申斯基教育文选》。本文选共收入论文三十一篇，这些论文过去在中国都尚未译介过。本文选的译文都是根据苏联 B. Я. 斯特鲁明斯基教授主编的《康·德·乌申斯基教育著作选集》（两